

《不舍》

简介:

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不舍》，以细腻的笔触构建了一个充满诗意与哲思的怀旧世界。作者李汉荣通过日常器物、自然意象、历史回望与生命体验，编织出一幅跨越时空的精神图谱。作者以物寄情，将朴素的生活器具升华为时光的见证者，通过自然景观与人物群像，探讨个体与宇宙、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展开对人性与存在意义的终极思考。全书语言凝练深邃，既有对日常细节的深情凝视，亦不乏对历史与哲学的宏大观照，是一部融合诗意与哲理的散文力作。

作者后记:

如今是没有人露天写作了，这是很可能的。学生在教室里凑作文，写手在电脑上敲文章，AI在手机和电脑上自动生成海量垃圾“雄文”。无论写或敲，或自动生成，大都是在封闭的空间里进行。也就是说，我们的汉语，是在与天地隔绝的人工环境里，被书写或被敲打，被催生或被衍生，被善待或被虐待，被尊重或被亵玩。

难怪我读这些年层出不穷的海量文字，总觉得不在少数却是难以卒读，要么浮浅，要么轻薄，要么干枯，要么招摇，要么俗滥，很少有那种鲜活、灵动、深厚、隽永、蕴藉、苍茫的感觉，那种天光笼罩、地气蒸腾、真力弥满、万象在旁的神韵和意境，几乎绝迹了。

何以故？你可以说出无数原因，比如：商业性功利文化对文学精神的侵蚀和改写；都市消费文化对自然审美文化的弱化和瓦解；技术性、实用性、消遣性、表演性语言对汉语的诗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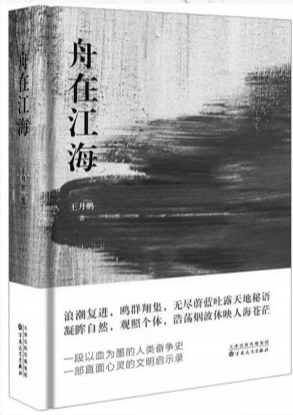
意蕴和精神深度的耗散和消解；世故、琐碎、煽情、戾气十足的叙事性文体（如流行快餐文字、鸡汤文字和惊悚的互害故事）对纯真、空灵的抒情文体（如艺术散文、诗歌）的挤压和覆盖，等等。

但是，要我说，这只是一部分外在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把汉语圈养起来了，关押起来了，囚禁起来了，与宠物圈养在一起，与机械关押在一起，与市场囚禁在一起。久而久之，我们的汉语就没了灵性，失了悟性，少了诗性，丢了神性。

怎么办？

我的办法就是：解放被圈养、被关押、被囚禁的汉语，或者说得更简洁，就是为汉语放生。

为汉语放生，就是让汉语回到露天状态，让汉语上接天光，中通人气，下连地脉，让汉语获得更宽广的语境、更深厚的语感和更健康的语态，让汉语有能力说出我们的生命情感和内心秘密，让汉语成为庇护我们又以其缤纷万象映照和滋养我们的情感大气层和精神星空。



《舟在江海》

简介:

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舟在江海》，是一部中国式自然文学的探索之作。作者王月鹏在大海与人海、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之间，以郑重之心和温厚笔触，记录融合中的新质、变迁中的持守。在观照自然生态的同时，更关注当代人的生存境遇，深入生活现场，凝视世道人心，在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对话中，在个体命运与时代脉搏的共振中，写下了普通人的不易和不甘、坚守和求索。

作者后记:

这本书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中那些被观察与被写下的“物”，在下篇依次开口说话，说出它们对“我的看法”的看法，对世界和人类的期许。这不仅仅是文本结构与叙事视角的探索，更是对自然文学的一份理解和践行。万物平等且互为依存，这是我们理解自然和人类命运的底色。在人与自然的对话中，我让笔下的“物”也发出声音，以平等视角见证世事，这是自然文学本该具备的意涵。

这是我的第四本关于海的书，主要来自对黄渤海多年的现场考察和采访。在《海上书》中，我自觉地从“大海”到“人

海”，更关注海边人的生存境遇。到了这部《舟在江海》，我尽力让这个理念变得具体化，在文章中更关注具体的人与物，始终怀有敬畏之心。所有的思考，都与具体的物事发生关联，也都落实在具体的物事之中。如果说《海上书》是以人为背景来写大海，那么《舟在江海》则是以大海为底色来观照人与物的存在。舟在江海，犹如人在人群中，面对风浪，面对困难和困惑，如何不迷失自我，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路。在这本书中，我试图以舟在江海的遭遇和抉择，书写人在旅途的复杂性和命运感，在观照自然的同时，更关注当代人的生存状态，深入生活现场，凝视世道人心，在个体境遇与时代脉动的关系中，写下普通人的不易和不甘、坚守和求索。

简介:

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在海湾》，是赵冬妮的新作。田园和行走，构成了《在海湾》的主要内容。本书通过对现代人田园生活状态的日常书写，保持了对现实世界的持续关注，对现实本来面目的追问，对自我精神及人性的思考和反思。此外，通过在日本、美国、捷克等国家旅行生活的记录，进入深层次的文化探寻和梳理，对过去与现在、对存在、对他者和自我的生命境遇以及现代审美体验，有着真诚的呈现与探究。

作者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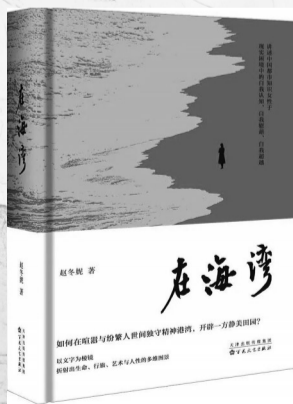
我想把讲过的事再讲上一遍。它很简单，是我童年的游戏，或可称作歌谣，在楼院里，没有很多人参与。游戏都有叫得上的名字，跳皮筋、跳房子、“我们都是木头人”、“打大王”，唯独这个我放不下的游戏不在其列，似乎从一开始，它就缺乏那种一呼百应的根性。它是默默的，甚至事先不经过商量的，就在无声无息中，仅有两个人，两个小孩，没头没脑的，突然就玩起了这个游戏，现在回想起来，不禁要疑惑，是不是世间上的默契就是如此发生的。一个走在前，一个两手抱住他紧随其后，院子里空空落落四下无人，只见两个小身影一前一后，几乎贴在了一起，后边的小孩大半张脸隐没，它埋进了一块后背，两眼闭阖又进一步落入黑暗。他必须诚实，也必须放心，保证把自己交给对方，绝不偷看，他深一脚浅一脚任人带着走。

前边的小孩似乎在寻找。但他可以有个名字，这个名字是被称呼出来的，或是在一声声询问中被带出的，后边的小孩怀有期盼，唯一他急需搞清楚的是那份期盼，他抵达，还是没抵达，自己走到了哪儿身在何处，他一点也不知道，只好边走边反复

询问：老道老道到家没？嗯，前边的小孩，他叫老道。

而所谓的期盼，就是到家。院子里有树，有石头，有贮存污水的马葫芦，马葫芦上压着粗糙的水泥盖，还有红砖墙，墙脚边有细沙土，细沙土在雨后有蚯蚓划过的弯曲细痕，还有细沙覆盖不住的潮湿泥土，上面铺满大片大片的苔藓，这差不多是整个的世界了。老道引着身后的小孩来回游荡着，或许是在用心寻找，他要把一样事物指定为家，但究竟什么可以称其为家，或者可以暂且替代为家，或者干脆恶作剧，把不是家的事物算作是家，这都是老道脑子里的事了，总之千奇百怪，所以在他一路的寻找中充满迟疑，争斗，诡计，前一秒和后一秒相互否定又来回相生，还有一秒钟的微笑，还有一秒钟的悲悯，所以他慢慢走着，脚下犹疑不决，在即将接纳的同时又马上转身拒绝，他走近又离开，身后的小孩不住声地仍在问，老道老道到家没？他漫声应答，没到家。

这是我听到的最自然最松弛的一句应答了。我一点也不觉意外。也不介意。不介意它反复到来，也不介意它的板结如石，不愿意生长，而且因为没到家，游戏永远在继续，在翘翘的黑暗里等着一丝光亮的最后来临。



《在海湾》